

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作品暨演讲文库

Works That Won Nobel Prize

◆作品集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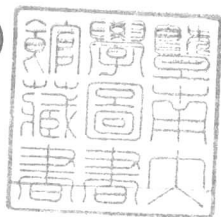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 堵军

国物资出版社

诺贝尔文学奖
获得者作品暨演讲文库

作品集卷

(八)



主编 堵 军

编委 胡伟 余庆伟 魏红

赵兰花 宋彩芳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暨演讲文库, 第8分册/堵军
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物资出版社, 2004. 6

ISBN 7-5047-2184-0

I. 诺… II 堵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世界
IV. 1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2477 号

责任编辑 黑俊贵

责任印制 方鹏远

责任校对 王 莉

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clph.cn>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

电话: (010) 68589540 邮编: 100834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文昌印刷装订厂

开本: 850 × 1168mm 1/32 印张: 158 字数: 2800 千字

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5047-2184-0/I·0018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定价: 418.00 元 (全 14 册)

(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维迪亚达·苏拉吉普拉萨 德·奈保尔(英国)

维·苏·奈保尔(V·S·Naipaul, 1932—), 英籍印裔英语作家。1932年8月7日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上的一个印裔旺族。祖上是婆罗门,家道败落后,祖父一辈作为契约劳工来到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。他的父亲不满足于衰败了的家族在特立尼达备受歧视的贫贱地位,发誓要成为一个能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,后成为特里尼达《卫报》的记者。他从11岁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写作。18岁时,完成了平生的第1部小说,但被出版商退回。庆幸的是,这一年,他意外得到了特立尼达政府的奖学金,得以到英国牛津大学求学。1953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。同年,他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。从那时起,他就定居英国。1954年至1956年,他担任了英国BBC广播公司“加勒比之声”的栏目主持人。1957年,他出版了第1部长篇小说《神秘的按摩师》,一

举成名。1960年他开始旅行，游历了亚洲、南美及非洲众多国家，写下了许多游记和小说。1957年至1961年，他还担任了《新政治家》杂志的专栏撰稿人。1961年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》，用小说的方式纪念了给他以深刻影响的父亲。他写作勤奋，现已出版了25部著作，曾先后获得毛姆奖、布克奖、戴维·柯翰文学奖等。其作品大都表现背景离乡的外乡人所经历的苦难和磨砺，描绘了印度、非洲、加勒比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不安，以及帝国主义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带来的破坏性影响，体现了殖民国家本土文化受到的冲击和不彻底的自由感。他被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普里切特誉为“在世的首屈一指的英国作家”，与拉什迪、石黑一雄并称“英国移民文学三雄”。199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授予其“骑士”勋章。其重要著作还有：195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米格尔大街》；196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效颦人》；1971年出版的小说集《在自由的国度》；1977年出版的游记随笔《印度：受伤的文明》；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河湾》；1981年出版的游记随笔《幽暗的国度》、《在信徒中间》；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抵达之谜》；1998年出版的游记随笔《超越信仰》；2000年出版的《父子之间：家庭书信集》。其代表作为短篇小说集《米格尔大街》，长篇小说《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》、《河湾》和《抵达之谜》。

2001年，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河 湾

如果你看到一队蚂蚁在行军,你会发现有一些蚂蚁掉队或者迷路。蚂蚁大军没有时间等它们,会继续前进。有时候,掉队的蚂蚁会死掉;但即便如此,也不会对行进的队伍产生什么影响。死蚂蚁的遗体会带来些许不安,但这不安最终会被克服,到时死去的蚂蚁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。其余的蚂蚁照样忙忙碌碌,照样往前赶,或是离开原来的窝赶往别处,或是从别处赶回窝里。遇到对面赶来的蚂蚁,照样会一丝不苟、客客气气地点头打招呼。

惠斯曼斯神父死后的情形也是一样。要是在过去,他的死会激起众怒,大家会千方百计把杀手找出来。但现在,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人——仍旧是外人,不算定居者,也不算游客,呆在这里只是因为别的地方好去——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事。

惠斯曼斯神父的死仅仅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,那就是我们应该好好照应自己,不应忘记我们所处的环境。奇怪的是,尽管我们埋头干自己的事,结果却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,逐步在实现神父对小镇的预言。他说小镇的退步是暂时的,在一时的退步之后,欧洲文明会卷土重来,在河湾扎下更深的根。小镇仍会从头再来,而且一次比一次进步。恢复了和平之后,小镇所经历的不是单纯的重建,而是切切实实在发展。叛乱和神父之死很快被人淡忘。

我们没有惠斯曼斯神父那样的高瞻远瞩。我们有些

人对非洲人和他们的前途有明确的认识,不过我们都没有神父那种对未来的信念。要不是我们觉得非洲这一带会发生巨变,我们是不会来做生意的。因为这没有任何意义。抛开表象不论,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和神父对自己的态度实质上是一致的。他觉得自己是宏大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;他若在天有灵,想必也不会觉得自己的死有多么重要,不会觉得他的死应该造成什么不安。我们的感觉也是这样,只是角度有所不同。

我们都是简单的人,有自己的文明,但除了这里就没有其他的家园。必要的时候,我们也像蚂蚁一样,陷入繁文缛节。我们偶尔会得到一些回报聊以自慰,不过,无论时运好坏,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是可以牺牲的,认为我们的劳动随时可能荒废,认为我们自己也可能被粉碎,认为别人可以来替代我们。别人会在更好的时候来,这正是让我们最痛苦的地方。而我们只能像蚂蚁一样,只有继续维持着我们的生活。

处在这种境况之中,我们一会儿从绝望的低谷跃上乐观的巅峰,一会儿又从巅峰跌入低谷。眼下我们处在繁荣期。我们能感觉到首都统治者的智慧,还有能力;市面上大量铜钞在流通。秩序和金钱这两样东西就足以让我们建立信心。只要有一点信心,我们就可以维持很久。信心也让我们释放了自己的能量。我们并没有迅速行动的能力,也没有大把资金,我们有的就是能量。

各种各样的项目在启动。政府各个部门也恢复了生气,小镇终于成为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地方了。我们本来就有汽船航运服务,机场现在也被修葺一新,并得到拓

宽。首都来的飞机开始在此起降,士兵也被空运到镇上来。旧的非洲“城区”又有人入住,新的城区也在陆续建造,但这一切都不能应付从村里纷至沓来的人。镇中心的街道和广场上一直有人搭棚或扎营居住,现在又多了公共汽车,还有许许多多出租车。我们甚至有了一套新的电话系统,虽然太复杂,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需要,但这正是首都的大人物希望为我们提供的。

城区的垃圾堆越来越多,从中可以看出人口的增长速度。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在油桶里把垃圾焚烧掉,而是直接扔到破损的街道上——都是细细的、灰烬一样的非洲垃圾。这些垃圾堆一下雨就会被冲平,但日积月累,越来越多,越来越结实,一个个像小山一般,堆得和城区那些盒子状的水泥房屋一样高。

没人愿意搬动那些垃圾。出租车里满是消毒剂的味道,非常刺鼻。卫生部门的官员对出租车抓得非常紧,原因也就在此。在殖民时代,依照法律,卫生部门每年要给公共交通工具消毒一次。消毒员可以收取费用,进入自己的腰包。这个传统大家还没有忘记,所以很多人想从事消毒这一行。现在的出租车和卡车可不是每年消毒一次了,无论什么时候,只要被拦住了就要消毒,每消一次都要收费。消毒者就坐在官方的吉普车里,在垃圾堆之间和出租车、卡车捉起了迷藏。镇上那些布满红色灰土的马路很多年都没人光顾,但现在车水马龙,路面被践踏得凹凸不平。消毒的人在后面追,反消毒的人在前面逃,但有趣的是,逃的追的都不快,都是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来颠去,仿佛深海行舟。

包括卫生官员在内,这些通过市政服务迅速聚敛财富的人一个个精力充沛,或者有了机会就会变得精力充沛——海关官员、警察,甚至还有军人。政府机构不管实质上多么空虚,人员却比以前充实多了。有事总可以找到人,只要你的方法对路,总可以把事情办妥。

如惠斯曼斯神父说的那样,河湾的小镇又恢复到印度洋人和欧洲人到来前的面貌,又成了交易中心,服务于这个幅员辽阔的地区。商人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。他们的旅程比扎贝思的还要艰难,有时需要一周时间才能到达。汽船到了小镇就不再前进,在急流上方只有独木舟(有的装上了舷外发动机)和汽艇出没。我们的小镇成了货物集散地,我取得了一些商品的代理权(有些是纳扎努丁以前曾拥有的)——在此之前,我多多少少就在零售这些商品。

做代理大有赚头。产品越是简单,生意就越简单,越兴旺。这种业务不同于零售。以电池为例,货还没有到的时候,我就大量地买进卖出,甚至不用亲手接触,也不用亲眼看。好像买进卖出的都是一些话语,或纸上的想法,这简直是在做游戏——到后来某一天,电池真的到货了,你也只需去海关的仓库走一趟,亲眼看到它们真的存在,真是某个地方的工人生产出来的。如此有用,如此必需的东西——其实只要用普通牛皮纸包一包就可以了,但生产它们的工人却不辞劳苦,为它们贴上漂亮的标签,写上动人的宣传语。贸易,商品!多神奇啊!我们制造不了,但可以买进卖出。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原理是什么。只要有钱,就可以把这些神奇的东西吸引到丛林

深处来,让我们如此随意地买进卖出!

首都来的销售员大多是欧洲人,他们现在不肯坐汽船了,喜欢坐飞机来回。如果坐汽船,来的路上要花七天时间,回去要花五天。到了镇上,他们就住进凡·德尔·魏登旅馆。他们为小镇的生活增添了一点新的色彩。在希腊俱乐部,在酒吧,他们终于带来了欧洲和大城市的气氛。在这种气氛之下,我能够想象到纳扎努丁在故事里叙说的那种生活。

马赫士的商店和凡·德尔·魏登旅馆对门,仅一条马路之隔,旅馆里的来来往往,全收入马赫士的眼中。激动之下,他和旅馆里的人做起了生意,而且也成功了几笔。马赫士这人有些奇怪,他脑子里总想着做一笔惊天动地的大生意,但遇到不值一提的小买卖,他也肯花力气,甚至耗上好几周的时间。有一次,他买了一台用来雕刻字母和数字的机器,同时还买了一大堆很硬的塑料牌子以备刻字之用。他想刻一些标志牌在镇上卖。他在家就练上了这手艺,舒芭说声音吵得不得了。马赫士无论在家还是在店里,逢人就拿出他练习用的标志牌,仿佛牌子上漂亮的字母是他本人而不是机器刻出来的。刻字机既现代又准确,更主要的是刻出来的东西确实有“工业生产”的味道,这让马赫士激动不已。他以为其他人也会像他一样激动。

刻字机是马赫士从住在凡·德尔·魏登旅馆的一个商人那里买来的。他做生意一贯漫不经心,到了要考虑

刻字订单的时候,他想到的是穿过马路回到凡·德尔·魏登旅馆——卖机器给他的人就是从这条路过来的。他寄希望于凡·德尔·魏登旅馆,他希望把所有房间号码都重做一遍,把洗手间等处的所有“男”、“女”标志牌换掉,还想在楼下房间门前都贴上说明性的标志牌。真要做成了凡·德尔·魏登旅馆的生意,就足以让他忙几周,这样完全可以收回买机器的成本。但是旅馆的主人(一对意大利中年夫妇,平时总躲着,凡事由非洲人总管出面)对马赫士的想法根本不买账。我们也没几个人想在三角形木块上刻上自己的名字,摆在桌子上。到最后,马赫士的想法成了泡影。刻字的工具也渐渐被人忘了。

马赫士每次开始新话题总是神神秘秘的。有一次他想从日本进口一种机器,用来刻吃冰激凌用的扁木棒和木勺,一开始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和我直说,只是把销售商送他的样品给了我一个,是用纸包着的小木勺。我看了看那小小的船形勺子,有什么可说的?他叫我用鼻子闻闻这勺子,然后叫我用舌头舔舔。我按他的话做,见他看着我的样子,我觉得可能会有什么让我吃惊的东西。不过并没有什么好吃惊的,他只是要告诉我,冰激凌勺子和棒子不应该有气味,也不应该有味道——这倒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。

他想知道本地有没有日本那种上等木材。要是在进口机器的同时也从日本进口木材,免不了会有很多麻烦,而且会把勺子、棒子的价格抬得比冰激凌还要高。所以那几周我们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都是木材。马赫士的想法把我的兴趣勾起来了,我还真是为之着迷了,真的开始换

一种眼光来打量各种树木。我们在一起闻木头、舔木头，我们尝过很多种木头，包括开卡车的道莱特从东边给我们捎来的品种。但到后来，我突然想到，本地人的口味比较独特，在制造木勺子的机器到来之前，我们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他们会不会喜欢冰激凌？有可能他们不喜欢呢？否则为什么别的人没有想到冰激凌的主意？镇上毕竟还有意大利人。还有，怎么制造冰激凌啊？到哪里去找牛奶和鸡蛋？

马赫士问我：“做冰激凌还要用鸡蛋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我在问你啊。”

其实令马赫士心醉神迷的不是冰激凌，而是那台简单的机器，更准确地说，最吸引他的是成为镇上惟一拥有这种机器的人的想法。当初舒芭遇到他的时候，他是个修摩托车的，舒芭对他的钟情使他超脱不了当初的自我。所以他一直对小型机器或者电动工具这些东西情有独钟，觉得这些东西是神奇的谋生手段。

在海岸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一些像马赫士这样的家乡人。我想只要某些机器还没有在本地生产出来，就会有这种人出现。他们善于动手，有自己独特的禀赋。他们对进口的机器总是很着迷。这是他们思想的一部分。但进口了这些机器后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有些变味了，让人感觉他们不仅拥有机器本身，甚至还拥有机器的专利。他们希望自己是世界上惟一拥有这些神奇工具的人。马赫士总是在寻找可以独家代理的小型进口机器，巴不得通过这些小东西走上权势和财富的捷径。从这方面说，马赫士并不比把现代商品贩卖到村里的商贩好多少。

我有时在想，镇上发生过这么多事，马赫士一直都在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来的。无疑，这说明他心态平和，智慧而且精明。但我也觉得，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这人很马虎，没有深沉的疑惑和焦虑。此外，别看他总是在说要搬到一个更好的国家去（这里人人都这样说），其实他并没有远大的志向。他在这地方很合适，换个地方只会更加不好混。

舒芭是他生活的全部。她总是告诉他，或者通过自己的钟情向他表明他的出色。我敢说他对我的看法和舒芭对他的看法一样。除此之外，他都不是太在乎，凡事随波逐流。他现在的马虎态度已经无以复加，往常还稍稍藏着掖着，现在竟放胆做一些让人心惊肉跳的所谓“生意”。不管什么业务，他一概来者不拒。现在这些业务多半是和军队做的。

新的军队我看不太顺眼。武士部落的那些人虽然野蛮一些，但我还是更喜欢他们。我能理解他们的部落自豪感，并能对此持宽容态度。我也喜欢他们的直率。新军队的军官们属于另一类人。他们没有武士的规矩，根本没有规矩可言。他们或多或少都和费尔迪南有些相像：和费尔迪南一样咄咄逼人，可又没有费尔迪南那种潜藏在内心的美。

他们穿军装的样子和费尔迪南穿运动校服的样子很相似：他们也把自己看成非洲的新人，同时也是新非洲的人。他们总是大肆宣扬他们的国旗和总统的肖像（这两样东西现在越来越形影不离了）。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代表了一种新型的、建设性的自豪感。后来才发现没有这

么复杂。国旗和总统肖像只是他们的神物,是用来壮大自己声势的。这班年轻人看不到自己的国家应该建设什么东西。对他们来说,该有的都有,伸手索取就是了。他们相信凭自己的身份,索取是名正言顺的事。军官们级别越高,为人就越奸猾——但愿“奸猾”一词能形容出他们为人的一二。

这些人带着枪,开着吉普,四处猎象牙、偷黄金。象牙、黄金——再加上奴隶,就齐了,和过去的非洲没什么两样。要是有奴隶市场,我敢说他们一定会涉足。偷到了黄金等物,特别是象牙,他们总是找当地的商人脱手。整个非洲大陆的各国政府和官员明着宣布象牙交易非法,暗中却自己在做这种买卖,造成走私猖獗的局面。不过我很谨慎,不想搅这浑水。我担心的是当地政府。他们自己的法律都能破坏,就别说毁了你个人了。他们今天可能还是你的业务伙伴,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为你的监狱看守,甚至更糟。

不过马赫士并不在乎这些。我看他就像个孩子,只要有人给糖他就吃,也不管糖里有没有放毒。当然,他不是孩子,也应该清楚这些糖是有毒的。

他说:“哎,他们是会为难你的。真遭到了为难,给他们塞些钱就行了,仅此而已。你只要塞给他们一些钱。在算成本的时候,你得把这些考虑进去。我想这些事你不太明白吧,萨林姆,确实不容易明白。在这里根本分不清哪些事是正当的,哪些是不正当的。无所谓正当不正当。”

有两次他打电话过来,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话。说

来也怪，我居然听出他是在求助，只好跑到他家去拿东西。

第一次是下午，他打来电话东扯西拉地说着我托他买网球和鞋子的事情，接完电话，我开车到他家门口，在外面按着汽车喇叭。他没有下来，而是把客厅的窗户打开，对着大街向我喊：“我派人把网球鞋给你送去。稍候片刻，萨林姆！”然后他仍站在窗前，转过身来用土话对屋里的人叫道：“Phonse! Atoutchikong pour Mis' Salim!”“Atoutchikong”是从法语词“caoutchouc”而来，意思是橡胶，在当地土语中是指网球鞋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男仆伊尔德封斯拿着什么东西下来了，外面用报纸草草包着。我一接手，立刻将它扔到车后座，一刻不停地开走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包着的東西是一卷外国钞票。天一黑，我就把它埋到外边楼梯下的洞里。不过给马赫士做这种事是帮倒忙，只会让他变本加厉。第二次我给他埋的是象牙。把象牙给埋了！我们生活的是什么年代了？人们要象牙干吗？顶多是刻一些烟斗、小雕像之类的垃圾（而且如今的做工也实在令人无法恭维）。

不过，马赫士还是从这样的交易中赚钱了，他很感激我给他帮忙，结果投桃报李，我的小小黄金储备也有所增加。他说这里的事情无所谓正当不正当。我总是难以适应，而他却驾轻就熟。他总是那么冷静而随意，从来不会性急。这一点着实让我佩服。不过，这种随意也会使他陷入难堪境地。

有一天，马赫士想和我说点什么生意，就摆出谈生意时那副神秘秘、故作憨厚的口吻：“萨林姆，你总在看

国外的报纸。你有没有注意铜市的行情？行情到底怎么样？”确实，铜的行情很好，这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这里之所以这么繁荣，归根到底是铜在支撑着。马赫士接着又说：“这是美国人打的那场战争闹的。听说他们在这两年消耗的铜比过去两个世纪全世界消耗的铜还要多。”这都是市面繁荣时说的话，是凡·德尔·魏登旅馆的商人们谈论的话题。马赫士就住在马路对面，这些话免不了传到他耳朵里。要不是这些话，他对外界发生的事情就更搞不清了。

他从铜的话题扯开，说到其他金属。我们谈了一会，不知所云地说了一些锡和铅的未来行情。然后马赫士话锋一转：“你觉得铀怎么样？现在什么价格？”

我回答说：“我想铀是不报价的吧。”

他还是那么憨厚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不过价格一定很高吧？这里有个家伙想把一块铀脱手。”

“他们现在论块卖铀了？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
“我没有见过，不过这家伙说想卖到一百万。”

这很符合我们的特征。别看我们有时四处觅食，吃蒙上了一层灰的罐头，在火盆或者地上挖洞生火做饭，但说起“一百万”来眼睛都不眨一眨，就好像我们一辈子张口闭口都是这么说过来的。

马赫士说：“我告诉这位将军说，这铀只能卖给外面的大国家，他说好，让我去卖。你知道老曼西尼吧？他在这里好几个国家做过领事。这应该是一桩好买卖，我总是在想。所以我去找曼西尼。我把情况和他直说了，曼西尼不但毫无兴趣，反而勃然大怒。他跑到门口，把门关

上,背靠在上面,然后叫我滚蛋。他的脸都气红了,通红通红的。这里每个人都害怕首都的大人物。萨林姆,你说我该怎么和将军交代呢?他也很害怕。他说他是从一个高度机密的地方偷出这块铀的。我可不想得罪将军。我不希望给他留下我没有尽力的印象。你觉得我怎么和他说才好?说正经的,说正经的。”

“你说他害怕了?”

“非常害怕。”

“那你就说他被人监视了,这样他就不会再来找你。”

我拿出我的科学杂志和儿童版百科全书(我从小就喜欢这些东西),查阅有关铀的内容。铀这类东西我们都听说过,但不是很了解。这就像石油。过去通过看书或谈话,我以为石油是随着地下水流动的。从百科全书中我才发现,储藏石油的地方其实是石头,甚至是大理石,而油只是藏在它们中间的矿穴里。我想将军的思路和我原来的肯定很相似,他只是听说铀很值钱,便以为它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金属,一种像黄金一样贵重的东西。领事曼西尼肯定也是这么想的。我看了书才知道粗矿石在地球内部的含量多到能够以吨计,但必须加工、精炼——精炼成比重很大的小块。

将军既然提出卖“一块”铀,可见他也可能受骗上当了。但不知何故,他后来再也没有找过马赫士。可能马赫士对他说他被监视了吧。不久,他就调动到别的地方,离开了我们的小镇。这是新总统的用人方法:他给手下的人足够权势,但是不会让他们在任何地方落脚生根,成